

主題 | 《無家者》

講師 | 李玟萱、橋本恭子、李盈姿、李晏甄

時間 | 2019 年 10 月 25 日 (週五) 13:00-16:00

地點 | 成大奇美咖啡館 (自強校區)

主辦單位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主辦單位：**今天很高興有這麼多人來參加成大人文沙龍無家者的講座，也非常高興同時邀請到跟這議題有很深關係的四位講者。四位老師將為我們分享他們親身的經歷，跟他們參與這個議題的一些過程還有故事。我覺得很榮幸可以同時邀請到他們。

今天時間也有點緊迫，我們待會讓老師透過自己的故事跟經歷來介紹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對這個議題的認識跟參與。首先請橋本恭子老師先來談談她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以及他在日本對於這個議題的參與過程。我們一起掌聲，歡迎橋本恭子老師。

**橋本恭子：**大家好，我很久沒用中文報告所以很緊張。今天很高興那麼多人來聽我的演講，真的非常謝謝你們。我做簡單的自我介紹，我 2003 年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的，一直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最近這幾年研究台灣的同志運動跟同志文學，我翻譯過張小虹老師的一本書，較學術性的。所以去年的五月，有日本的一所出版社，白水社的編輯來問我要不要翻譯《無家者》這本書的時候，我有點擔心也有點猶豫不決，因為在日本研究這個議題的通常是社會學研究，我一直做文學研究，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我從念大學時就對這個議題一直有關心，不過一直做文學研究，我到底適合翻譯《無家者》嗎？有資格翻譯這本書嗎？不過去年的八月底來台灣，跟《無家者》的作者李玟萱小姐、芒草心協會的李盈姿秘書長、游擊文化的李晏甄編輯見面的時候，他們都鼓勵我，所以那時候我決定，我要翻譯這本書。

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會完全改變我人生觀與價值觀，我自己的變化是從宗教觀開始，去年他們帶我去台北的恩友中心。恩友中心是服務街友的教會，9 月 2 日拜訪了台北恩友中心，才發現基督教在解決街友問題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牧師先生說教的主題是「浪子回歸」的一段，還給我們介紹了一幅林布蘭特的繪畫。那天參加做禮拜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改變了我的宗教觀。我以前沒有任何信仰，根本沒有相信神，也認為能救人的是「人」，包含法律、政治等等，而不是「神」。不過，我那天親眼看到被「神」救濟的人。我就問自己，到底基督教是什麼、神是什麼？我回來日本就去了我家附近的教會，從那天開始參加每週日的禮拜與每週四的聖經研究會。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認真地去教會，不過，我仍是沒有信仰的。

這本書介紹的不只是街友而是社工，不過我對社工真的不熟。還好我以前教過的學生，現在當長濱縣的社工，我去找他，跟他商量並介紹社工的工作是什麼。他邀請我去他們舉辦的「東京社會福祉士、低所得者支援委員會五週年特別」工作坊，日本的社會福祉士是社工的意思。那一天有十位參加者，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專業的社工，有的屬於地方政府，有的屬於半官半民的機關，有的屬於民間企業。然後我發表了「在日本翻譯出版『無家者』的意義」，目的是認識社工的工作，也想聽他們對《無家者》的看法。我給他們介紹的是(尤其是書的第 22 頁)台灣社工張獻忠先生寫的一段文章，我唸一唸：「反觀台灣，由於社會支持有限，近年來無家者領域的社工不斷流失，資淺社工的經驗無法累積，資深社工的經驗亦無法傳承，相關服務面臨嚴重挑戰。」，我唸這段的時候，日本的社工都說日本社工也面臨這個問題，所以我在日本翻譯這本書有很大的意義，他們很鼓勵我一定要翻譯，所以那天我就放心了。

接著，橫濱市的社工朋友推薦我去橫濱市壽町這個地方，我簡單介紹壽町這個地方。日本有大阪的釜崎區，東京的山谷區，橫濱的壽町區是我們叫做「日本三大寄場」，寄場是什麼呢？「寄場」是「點工」，非固定工作，需要工人的老闆會以日薪聘請工人聚集的地方。日本三大寄規模最大的是釜崎區，釜崎區就是《無家者》裡面也提到的，然後壽町區是規模最小的，橫濱是港口，《無家者》191 頁說：「港口會有流動人口，工人、性工作者……」。這些人年紀大了或受傷以後，基本上都會演變成貧困，甚至流浪。」，而，橫濱的壽町就是這樣的地方。

簡單介紹壽町的歷史，1956 年，GHQ 是聯合國軍，美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把第二次戰爭後佔領的土地向民間出售的時候，住在附近的在日朝鮮人，住在日本的朝鮮人或韓國人買下來這塊土地，然後為了點工的方便建築「簡易宿泊所」，我們簡稱「簡宿」或「ドヤ」，是簡陋的旅館的意思。1990 年代，泡沫景氣破滅之後，工作越來越少，工人越來越老，所以壽町現在從點工地區變成「高齡福祉」地區了，這個高齡福祉地區的意思是必須靠政府的幫助才能活下去的地方。現在壽町有約 125 家簡宿，有約 5800 個住民，其中 54% 是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80% 以上住民領取生活補助金，有人說壽町是日本高齡化社會的縮圖。

壽町附近也有不少露宿街頭者，大概 40 個，日文稱之為「野宿者」。壽町是這樣的地方，11 月 5 號我去拜訪壽町的教會。壽町有三個教會，我去的地方是中傳道所規模比較小的，這個傳道所很特別，因為牧師是從 1980 年代實踐解放神學，意思是說特別為貧困地區服務的教會，這裡的信徒都為壽町的街友，志工參加志工的工作，非常熱情地做志工工作的志工活動。那天也拜訪日顧勞動組組合，意思是點工工會，在那裡認識了代表性的人物近藤昇先生。他們給我介紹壽町的歷史和現況，他們從 1990 年代開始服務外籍勞工的活動，有菲律賓、韓國的外籍勞工，壽町另外有個組織水牛會，是為了外籍勞工展開擁護人權的活動。

所以我慢慢認識壽町這個地方。接著，我介紹現在壽町的風景，你看這個街乾乾淨淨的，現在很少看到白天在路上喝酒的人，以前很多。現在比較多的 Day service 辦公室，Day service 的意思是老人家在那裡渡時間，跟朋友聊天或者鍛鍊身體，一起唱歌一起下棋的地方，這種地方越來越多，然後比較大的教會，這是現在的壽町。1970 年代到 80 年代壽町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我介紹照片集，裡面是這樣子，有很多點工找不到工作、白天喝酒在街上睡覺，然後這個地方那個時候還有工作，所以很多人都找工作（看照片）。路上睡覺的，這個公園現在還有，我們在愛心供餐的活動是在這個公園裡。以前是這個地方，所以現在完全改變了。不過認識 1970 年代壽町的老先生說，以前壽町很亂，但很有活力，現在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但沒有活力有點寂寞的樣子，現在壽町的地區很有特色。因為這個地方是被地方政府橫濱市政府拋棄的地方，反而地區自治活動非常活潑，推動自治活動的主要團體有兩個：一個是日顧勞動者組合，那是個團體，點工工會的當事人團體（1975~）。另外一個基督教團神奈川教區壽中心，他們是支援者團體（1986~），他們的活動有很多愛心供餐、義賣，然後參加這個活動的資深志工的三分之二是基督徒，現在志工的高齡化是目前很大的問題，很少年輕人參與。

我大概從去年十一月參加壽町的這種自治活動，每個月去壽町兩三次，他們最代表性的工作是壽町工作坊，每年 2 月、8 月以一般民眾為對象舉辦「壽町工作坊」，是一種教育活動，張獻忠先生所說的社會溝通的活動。裡面的人學習壽町的歷史與現況以及日本結構性的貧困問題，還有很多體驗，愛心供餐體驗、義賣體驗，壽町地區田野觀察拜訪街友收容中心、酒精依賴症恢復中心，然後跟點工經驗者與街上生活體驗者交流，理解他們的人生。然後認識壽町學童的問題，因為那邊小朋友很少，有是有，日本人的小朋友多半是比較社會低層貧困家庭的小朋友。然後中國人也很多，因為壽町附近有一個最大的中國街、唐人街，很有名、

觀光化，所以在那裡工作的中國人，他們的小朋友也來這裡安親班。我今年七月參加過安親班的露營，那時才發現日本朋友與中國朋友他們關係蠻好的。我們參加工作坊的時候可以學習這樣的東西，我那天 2 月 8、9 號參加工作坊的時候，自己住在簡易宿泊所，現在很乾淨，有的宿泊所女性也可以住。現在，海外背包族也可以住在這裡，房間是很小不過蠻乾淨的，那天我們會挑戰街上生活體驗，就是我們在公園裡面直接睡覺，那天很冷，因為隔天下雪了，所以那天晚上非常冷。不過我們親眼看到那天晚上不少街友，不少在路上生活的人，我看到他們，心裡很難過。

我一邊翻譯無家者，一邊參與壽町的志工活動，這樣的經驗真的慢慢改變我的想法。閱讀《無家者》的經驗影響到我該如何面對壽町的態度，因為閱讀這本書，所以我關注地區的「自治」與街友的「自立」，然後對基督徒的角色很感興趣。如果沒有閱讀這本書的話，我可能沒有這樣的角度來看壽町吧！我認識一些經歷過街頭生活的老先生與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這樣認識壽町的老先生的經驗使我們能深刻地理解無家者，無家者使我們深刻地理解壽町居民的人生，所以那種互動好像使我的人生豐富起來的感覺。

另外一個我自己沒想到的事情是，在壽町我能跟台灣人交流。因為第一個是玉山學院，玉山學院是台灣的原住民念的神學院，玉山學院跟壽町的基督教會已經有交流關係，所以今年兩位阮小姐、李小姐來壽町拜訪的時候，我有跟他們交流。然後中山大學的學生、老師們今年八月也來壽町。因為高雄也是港口跟橫濱一樣，中山大學附近也有比較貧困的地區，老師們對於壽町這樣的活動很感興趣，所以特意來壽町參觀一些地方，他們好像從明年開始帶學生來壽町做研究，要跟壽町的志工交流。一橋大學是我唸博士班，一橋大學的台灣留學生，一位念法律所的學生是交換留學來的學生，我在教堂認識他，我給他介紹壽町的活動，他對壽町很感興趣，所以他從今年五月開始去參加壽町的志工活動。壽町的人都非常歡迎他，他們都很喜歡，他也願意把壽町的問題跟台灣人介紹，所以我現在也在壽町、跟台灣人交流。

我最近的問題是，我站在橫濱壽町怎麼思考台北街友的問題，我九月跟十月看了兩部電影，是一位導演拍的連續性的兩部電影。題目是《寿ドヤ街・生きる》(1981~1984) 是〈壽町簡陋旅館街・活著〉，我想用這部電影的觀點重新思考《無家者》。因為紀錄片導演渡邊孝明導演認為，活在壽町的人從來沒有用他們的話語描述過自己人生，他們的人生一直被他人單方面地解釋或描述下來，甚至被誤解下來。這樣的誤解累積起來形成了我們社會的偏見，為了打破我們社會的矛盾，渡邊導演要讓壽町的住民主動地講他們的生命故事，以電影的方法紀錄了十多人的獨白。渡邊導演的企圖跟芒草心協會要出版《無家者》的企圖有所共同之處。那麼這部紀錄片到底能否成功地實現導演的企圖嗎？

那部電影我是跟一位 1970 年代以來一直生活在壽町的老先生一起看的，他給我的感想我覺得值得一提，所以今天才跟你們介紹。他說這部電影並沒有成功，其實原因有幾個：一個是活在壽町的人多半有種種問題而流浪到這裡，所以他們一般不願意公開姓名、露出自己的臉。可以露出自己的臉，講自己人生的人，多多少少愛講話、愛出風頭，很會把自己人生虛構化。這部電影裡出現的人物講出來的自己人生與現實的人生當中好像有些出入，他們好像沒有講真實的故事，雖然他們講自己的人生，但這種表面上的講話沒有意義，無法令人感動，老先生這樣說。然後另一個原因是為了拍電影，渡邊導演擇取的人物並不代表壽町的人物，反而在拒絕出演電影的人物中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物。那個老先生對渡邊導演擇取人物的標準有所懷疑，我覺得他的感想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問李小姐的問題是，讓街友用自己的話語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很重要的事，可是，這個行為本身與把這個行為紀錄下來傳達給別人，無論是以拍電影的方法還是以寫文章



的方法，是兩回事。跟渡邊導演的電影比較起來，《無家者》更能表達他們人生的真實面，我自己是這樣感覺。思考該怎麼紀錄他們人生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才發現李玟萱小姐在聽街友的故事與紀錄他們的故事上很用心也非常出色，因為她抓住他們人生的重點，我很想知道李小姐如何聽他們的故事，然後如何把他們的故事文字化，在他們講的故事中，您選出哪些部分，捨棄哪些部分？終而如此再現一個人的人生？您在這個採訪與書寫的工作中，最重視的地方是什麼？因為《無家者》這本書，很容易閱讀，其實我去壽町認識一些老師才知道，李小姐的採訪方法、寫文章的方法真的很了不起，以前沒想過，即使我每次去壽町聽老先生講話，好像是我自己的問題。李小姐非常地了不起，讓他們說出他們平常不想說出來的故事，這真的不簡單，寫文章時候的技巧也不簡單。如果我沒有去壽町的話，應該沒有感覺到這樣的作法。

最後一個問題，張獻忠先生在「出版緣起」中這樣寫道：「為了促進社會大眾對於無家者的認識，期望透過出版此書，進一步幫助外界了解貧困者的生活樣態，為了呈現無家者的多樣性，我們擇取生命軌跡殊異的無家者作為本書主角。」我認為「本書主角」多半是從人生谷底重新站起來之後，現在為弱勢者服務的較為理想的善良人物。我相信，他們的案例一定會「促進社會大眾對於無家者的認識」，我在壽町也看到這種所謂「成功」的無家者。然而，在無數的無家者當中，「成功」的案例並不多，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不過在壽町的情況大概是這樣，那種理想的善良人物也並不多，多半是怎麼也站不起來的弱勢者比較多。可是我在壽町令我最感動的是，壽町無論是什麼樣的人都接受，絕對不排斥像他們最低層的弱勢者。但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即使願意接受較為成功的無家者，卻還是很不容易接受無法自立的無家者吧！日本人很喜歡成功的故事，尤其是重新站起來的成功者，所以他當然比較喜歡成功無家者的故事，不過一些無法自立的無家者怎麼辦？我們社會為了能夠接受所有類型的無家者，我們能做什麼？我透過《無家者》的翻譯與壽町的經驗才發現一個問題，我自己還沒找到答案，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討論到這邊。

**主辦單位：**接著請李盈姿老師為我們談談台灣的狀況。

**李盈姿：**大家好我是盈姿，是芒草心的秘書長，其實我是比較資深的社工。我先回應剛剛恭子老師這邊提到的。我還蠻高興翻譯這本書有帶給他這麼多新的東西，蠻開心可以從他口中聽到這樣的事情，可能也代表看過這本書的人說不定有這樣的啟發。我們不知道，但也期待這些人變成發芽的種子，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的一個目的。

今天在高鐵上我們有討論怎麼分配今天分享的内容，我這一 part 大概就是我們之前的服務經驗來談台灣無家者的現況，還有芒草心在做的事情，也會跟大家講到為什麼要策劃《無家者》這本書，也很幸運遇到這麼棒的作者很棒的編輯，就是一連串的好運。沒想到這本書還有機會以日文的方式跟日本朋友見面，我覺得非常開心，這是一連串善的循環。我這一 part 會比較理性給大家較多的資訊量，感性的部分等一下就交給玟萱還有晏甄。

芒草心，因為很多人來訪談會問說為什麼會以無家者當作服務對象？我會說，沒有，我們本來就是為了無家者成立的一個組織，因為我們一開始所有的社工都是在第一線做服務，像我當時在新北市遊民外展中心。剛剛恭子老師提到的獻忠，他其實是台北市一個很資深的社工，在遊民領域耕耘了十二年，然後他是我們的創會理事長。我們的創會秘書長叫楊運生(台北市政府)，當時跟獻忠一起，一個負責中正區，一個負責萬華區，他們有很豐富的第一線經驗。其實當時這些第一線工作者，在各自崗位努力，偶爾在什麼時候有交流？就是在個

案轉介的時候，然後發現很難轉介，這些個案、這些問題跨縣市，好像每個縣市都有不一樣的做法，光承辦人對遊民的定義有很大的歧見。

比方我們曾經轉過，我就不講哪個縣市了，我們轉過去，就說他戶籍在你這，但他住在台北市，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安置，那請問你們這邊可以提供後續的協助嗎？然後該縣市承辦人員就跟我說：「你為什麼說他是遊民呢？」我說因為他在街頭露宿，無家可歸一段時間了。然後該承辦人就告訴我們說：「我們這邊的定義是，沒名沒姓沒有家屬，才是遊民。你這個個案就是有名有姓」。然後我當下就黑人問號，我說在你們縣市只有孫悟空可以，只有孫悟空他沒有家屬，要說誰在這個世界上會沒有家屬呢？你好歹也會有一些兄弟姊妹然後旁系的親屬甚至朋友，不可能完全沒有家屬，所以從這個溝通障礙就可以發現承辦人如果是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想見這些遊民在這縣市會怎樣被對待，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幫助，我們就在想說到底要怎麼樣？因為明明在執行上有這麼多窒礙難行的地方，我們大家是不是可以集結起來，可能成立個組織或者是做些什麼，可以克服這些，只要跨出我的縣市就一直存在的問題，所以芒草心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成立的。

我們先從名稱講起，討論到這群朋友的時候，大家可能會用遊民或流浪漢，長輩會用台語「羅漢腳」，的確在性別比例上男女比例懸殊，大部分的遊民是男性，我們在想有沒有一個稱呼？他們其實也很討厭遊民兩個字，講到遊民，好像就會覺得很多負面的印象就會伴隨這兩字，可能代表作奸犯科，不愛洗澡愛喝酒等等。我自己很多第一次接觸的個案，就會跟我說我不是遊民，我只是最近沒地方住，然後在街上、這兩個月沒地方住，一般人就會覺得很疑惑。你沒有地方住，就是遊民，可是你再細問為什麼你覺得你不是遊民？他就會覺得遊民都是那種不好的人，我不是那樣，我只是沒有地方住、最近失業。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兩個字對他們而言是什麼樣，他們自己也不希望是被歸類成那樣子刻板印象的一群人，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稱呼，我們後來選用無家者這三個字，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就是 **homeless**。它比較是以一個客觀上用空間來看這個人的狀態，就是在講說他不應該是一個身份，它有可能是老人身上，甚至女性男性，都有可能，他只示當下他是屬於無家可歸的狀態，所以這個狀態是有可能改變的，不該是一個永久認定的身份。

所以我想這是台灣在提這個的大前提，為什麼這群人好像很難得到資源？他在社會福利的範疇裡面，不屬於所謂福利身份人口。什麼是福利身份人口？比方滿六十五歲就是法定的老人，你有透過身心障礙鑑定取得資格的人就是身心障礙者，婦女就是很明顯生理性別區隔。那什麼是遊民？這其實就是要靠定義去把這群服務對象劃出來，對於遊民的定義，即便是我們的官方的法規也是很模糊的。那個定義像昨天衛福部現在都還在委託台大的老師在研擬，到底要怎樣一個定義讓各縣市有比較統一的標準去劃定這些服務對象？那我們要怎樣一個操作的標準，要多久看到他一次？他出現在街頭的頻率？他無家可歸的期程到底有多長？然後我們才能把他列成到我們的官方統計人數。這件事情，即便遊民的服務已經走了十幾二十年，到現在都還在討論中的東西。

那最重要的法源大概可以在〈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看到，大概就是三行字，說明縣市政府的社政單位對於遊民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措施，然後警政要如何？但這是一個很這樣看過去很模糊的，那對縣市政府來說就是，我有做就算。但至於做得怎麼樣，我放多少人力、放多少經費，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標準可以依循，怎麼樣的人要劃進來都沒有一個可以依據的標準。內政部在 2012 年有修訂一個範例，〈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那個範例就是你個縣市如果要自己訂，這是一個可以給你參考的東西，它也不是算是中央法源或積極性法源的存在。



至於遊民的研究如果同學有興趣，我們也遇到很多同學，想要寫論文或是想要做訪談，google 相關資料近幾年是慢慢比較多。我自己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大概在十幾年前的時候，那時 google 全台灣只有十五篇跟遊民相關，非常少這樣子。目前大概也就是內政部會委託學者十年全國做一次遊民的生活調查，十年才一次。大家知道就像物價指數、最低生活標準，有一些身心障礙的一些人數統治都每年要做一次，但遊民十年就可以，十年一次就好？所以其實可以感覺到其實蠻邊緣化的，不是很 care 這個事情。然後台北他們的確是人數集中最多的一個縣市，所以他們大概在市議會透過議員的要求，大家三年會請學者做一次，我自己知道除了台北新北之外，其他縣市根本也沒有在做其他遊民的研究或者是調查報告。前面很快地把目前台灣有關法規或者是資源說一下，簡單結論其實就是沒有很被在意。

我們來看一下一般人對遊民什麼樣的觀感，這個就是獻忠之前請一個實習生對萬華艋舺公園，遊民最集中的一個公園，對那邊的民眾隨機的訪問的問卷取得的資料。你可能是一個在地民眾或遊客，你看到或聽到遊民的時候，你第一個跳出來的印象、主觀感覺是什麼？大概大家跳出來就是：遊手好閒、伸手牌、自己不努力呀，喜歡自由不愛洗澡的，大概就是這些。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因為剛恭子老師有講到社會溝通，這個時候我們第一線工作者就會去做些努力，其實大家工作已經都很忙，像運生他的興趣就是去拍照，他當時到現在一直都還在做這件事情，就是閒閒時自己拿著相機，跟著遊民去出陣頭，就是去廟會、跟著去燒王船、或者跟著去舉牌，一邊做這件事一邊捕捉他們工作身影，希望透過這些影像跟大家展現這些人其實還是在很困苦的環境中，想辦法讓自己有工作、自己可以養活自己、可以糊口。他很努力，你說他很不努力嗎？蘇澳那邊的迎神他一次就排了四天，就是趕快一次賺夠這樣。幾個認識的街友他們就是一起搭火車下去，走到哪個廟就睡到哪個廟，就是這樣子連續四天有廟會的錢可賺，出陣頭其實一天只有八百塊。

像這個街賣也是很常見的無家者討生活的方式，有一些會透過資源回收讓自己有個餬口這樣的收入，像現在資源回收利潤越來越薄，高鐵還在蓋的時候，那時候鐵的價格很好，都還有人挖人孔蓋，但是高鐵一完工之後鐵的價格就直直落，現在鐵鋁罐什麼的也愛收不收。我們來說紙類好了，來看這些車的紙板大概可以賣多少錢，猜一下，這個是我們伯伯大概花了一整個早上揀的東西，五十元噢？三十七。他大概要撿兩車才能換一個便當，所以這個是 cp 值很低的工作，通常是已經沒有什麼自我營生能力的人，他才不得已不去做這樣的工作。其實這就是餬口，讓自己不要餓肚子有個飯吃。

這個是跳蚤市場，也是在萬華一些比較底層的民眾，他們大概會用這樣的方式賺錢，可能就是把一些舊的收藏或家裡舊的東西拿出來賣，當然有一些是贓物，他叫賊仔市。台語叫做賊仔市，有時候的確是非法的來源，像我們老師有在推一個導覽，我們導覽員阿和就曾經帶導覽跟遊客說，他自己也有在賊仔市賣過名牌球鞋。我們說球鞋？你怎麼會有球鞋可以賣？他就說無本生意，拿一個麻袋、找一個電梯大樓坐到最頂樓，然後沿著樓梯走下來一邊走一邊收到一樓，就一麻袋了。他講得很輕鬆啦，但是後來跟我們說他也有踢到鐵板，他就遇到一個管委會很硬，因為監視器拍得很清楚，電梯都有監視器，管委會堅持對他提告，因為這樣也去做了三個月的牢，其實出來混都是要關的。他們其實也是沒辦法，沒有甚麼本錢要做生意。他大概六十幾歲的老先生，也沒什麼體力可以去一般的就業市場競爭，其實也只是想設法讓自己有收入，只是有一些的確是有風險或非法的狀況。

這個就是稍微好一點(看 ppt)，這個先生在畫畫，讓大家可以打賞，但現在都要求要有街頭藝人要有執照才可以做這些事情，不然警察都可以取締你，可是考執照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就是高門檻，很難考，他們都會覺得要考試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很有距離感。這個是《大誌》雜誌大家應該有聽過，他們大概已經推了今年應該有第十年了，也是到現在還存活的社會企

業，是以無家者當作 Big Issue 的販售員。其實他在今年年初也有一個爭議，跟推行 foodpanda 很像，就是這些你當他是銷售員，到底是僱傭關係還是業務承攬？其實有一些比較是站在勞權立場的有去對《大誌》提出質疑，你讓他們在街頭販賣，但他沒有勞健保，他如果遇到意外，誰要去負責、受傷了怎麼辦？如果他的收入不穩定、沒保障，他也沒有基本月薪，這些人要怎麼辦？他們其實受到很多質疑，不過《大誌》大概在這十年來，陸陸續續也大概都固定可以收納一百位左右的販售員，可以靠這樣子的《大誌》販售。它就是一本批貨五十塊然後賣一百，每一本就能賺五十元，看他當月的銷售，坦白說，這也是很看銷售員自己的狀態，你出去賣的出勤是不是很勤快，或是你有沒有很認真在經營你的客戶群，或者是有沒有跟客人有互動，然後你是不是不畏風雨，晴天、雨天你都很認真地出去，其實都很有相關性。所以他們銷售的收入也有很大的落差，有很多人也是陣亡，也有人一堅持就是十年，所以其實還是蠻看個人的狀態，的確這些銷售員在這個制度下面，因為《大誌》是以業務承攬跟他們合作，所以他們的確是沒有勞健保。

這個是芒草心發展出來的一個，我剛剛前面講到的街友導覽這個項目，其實每個導覽員的培訓要花半年，所以坦白說這個專案雖然可以讓導覽員有些收入，順便也去帶一些社會溝通、跟群眾有這樣的活動。但，的確這個專案的門檻是高的，因為這導覽員口條要很好，他要能夠走那麼久，有辦法帶遊客在街上走兩個小時。每一次培訓大概就要半年的時間。一個社工手上 hold 這樣的導覽員三位就是極限，我們遇到的就是，這沒辦法大規模做然後幫到很多街友，這的確是這個專案的限制。不過我們自己是把這個專案的目的還是擺在社會溝通這個層面，這個導覽的收入對街友來講，不可能光靠這個就可以維生的唯一收入來源，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其實也都會讓導覽員同時有比較穩定的工作，比方說他在公園掃地，或是在里長那邊做以工代賑，每個月至少有個一萬多塊的穩定收入，那街友的這個比較像是補充性收入，我們是把它做這樣的定位。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街友還是靠很多方法去賺錢，這邊是有一些台大鄭麗珍老師的統計數字。可能大家會蠻驚訝，如果第一次看到，像這些街頭上的人他大概有 84% 在流浪期間有工作，那我們把工作定義放大到，只要他有靠勞力賺錢，有收入可以養活自己，我們就當他是一個工作的話，是有 84% 這麼高的比例，跟大家講的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是有很大的差距。只是他們的月收入的確是偏低，大概每個人每個月平均數字是大概五千多塊，所以大家也不難想像在台北市到底五千多塊要怎麼過日子，你租了房子就得不吃不喝，所以很多人會寧願不租房子，把錢留著，至少可以填飽肚子然後買些日常生活用品。那街友他們有這麼高的比率在打零工，他們都做些什麼？大概就是各種零工。包括前面講到的舉牌、像出陣頭、發宣傳單，然後資源回收、清潔工，通常會到清潔工的這個職業種類，比較是經過就服站或是社會局的輔導，他已經找到一個比較可以穩定月薪的，但是，能這樣做的比率很低大概也不過就四分之一，大部分的無家者還是很難真正進到穩定月薪的。的確就業市場對他們的一些勞動條件的要求，相對來講，他們的競爭力比較弱。因為街友的普遍年齡大概是 45 到 65 歲，但是 55 歲以上的是最大的區間，大概學歷，80% 是在國中以下，現在你說中高齡二度就業，有些便利商店或麥當勞他們會讓一些比較中高齡的人去工作，但學歷基本上都要高中職以上，所以對街友來講這是一個門檻。

我們來看第二個迷思說，街友都喜歡住外面、都愛好自由不要人管，那事實是怎麼樣？其實柯文哲講過街友喜歡看星星。以台北市來說，台北市遊民的數量大概是 700 到 800，但收容床位大概就是 200，今年有個單位因為他們原本的收容場所現在面臨都更，所以目前他們十二床是收起來的，現在 200 不到，所以其實這樣子一個僧多粥少的狀況，即便是每個街友都想要住也沒有足夠的量讓他們住。當然我們還是有聽到一些說法，鄭麗珍老師也的確問到一些街友表示對收容所的排斥，他不要進去住，他覺得一方面老一點、更有需求的時候再住



就好，然後有一些人覺得規範是嚴格的，裡面有一些門禁，你要出去都要遞假單，然後要跟社工報備要交代你去哪裡幾點回來，很多人都覺得我都成年人，我只是出去走一走，連出去走一走、抽根菸都要寫假單，這樣他覺得可能還蠻限制自由的，所以的確很多人會因為規範嚴格的原因不想去住。

也有人提到他們都不愛洗澡，但事實上的情況，大概一半以上的街友會想方式讓自己兩天到一週內可以洗到一次澡，盡量讓自己維持在比較乾淨的狀況，至少不會影響到別人的觀感或讓自己不舒服，正常的人都會這樣，包括街友也是。我們很常在街頭看到或是很容易被報紙凸顯出來，就是很可怕，已經頭髮打結、像掃把一樣，還會去翻垃圾桶裡面的東西吃的。其實那些多半已經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他們大概是已經比較喪失自我照顧能力的狀況。大部分的街友還是會想辦法讓自己洗到澡，只是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一些打工的街友，以舉牌當例子好了，他舉牌一天是八小時，大概是八點到五點，但，他大概四五點就要去公園被點工，他就要在那邊選我選我，有被選到就是去舉牌，沒有被選到就是繼續去遊蕩，像他們那麼早就要去被點，點到之後會有小發財車載著他們，然後到一些要舉牌的點，沿路把他們一個一個放下來，等到這個人力都部署好，車子都開走了，他們開始一天舉牌的工作。到五點的時候，車子又開回來，一個個接上車，一個小發財車上面會擠一二十人，是用站的，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像沙丁魚一樣站著，最後就是舉牌公司會把他們載回去派發公司那邊，大家把身分證印章拿出來然後領錢，領完錢，完成這一段程序，再自己搭公車回到市區，其實大概是七點多、八點了。有一些有提供淋浴設施的像教會或社會局的單位，或是民間單位提供的淋浴設備了，都關門了大概五點半或六點，機構大概也沒有人力可以專門一個人夜間再提供服務，像裡面街友就跟我說，他也覺得很矛盾，我也不是不想去工作，可是我去工作回來也不能洗澡，連便當都領不到，他就說覺得奇怪，好像在懲罰有工作的人，這是一個現實的情況。他們洗澡的地方也是，各顯神通，可能公園啊圖書館啊，有些人很厲害他們會混進運動中心想辦法讓自己洗到澡。

這是一些統計數字，這是 2016 年，最新是到 107 年，大概是 2603 人，就是全台灣的遊民，男女比大概還是落在 9:1，但其實去年我們在臺北，有辦一個比較貧窮人議題的活動，在這個活動有設計一個團結之夜，網路上召集一群朋友，然後就是在 10 月 9 號的那天晚上，我們選定新北市，因為新北市的官方統計人數與他的新北市民比例最懸殊。新北市是兩百多萬人口，是全台灣最大一個縣市，但他遊民只有 140-160，我們剛剛前面提到台北市是 600-800，新北他的數字偏低我們有一點點懷疑，所以去年的團結之夜我們召集了一群夥伴直接到新北市去掃街，因為新北市的幅員很大，我們沒辦法整個都掃，我們就選了板橋、三重、新莊三個新北市最大的區，這三個區大概在統計數字上涵蓋了 80% 遊民人數。我們去年去走了這樣一個晚上，在新北市其實就找到 230 幾個，比他們官方統計數字 160 還要多出三分之一。更不用講只有三個區，還有其他十一個區，如果人數再加總我想應該不止 300，但官方給的數字就會讓人覺得有點問號這樣。所以我們去年的經驗裡面，我們也特別去走了一些比較不是公共露宿的區域，不是露天公園或是火車站，可以一眼就去看到他，我們還特別走了網咖、麥當勞或是便利商店這樣夜間營業的地方，我們就發現，新北市去年的這個數字女性佔了三成，就是一直以來官方數字都是 9:1，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其實你把外展地區放大到營業場所像是網咖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女性大概增加了三倍左右，這個現象可能在告訴我們的訊息是，女性的無家者可能會選擇在一個讓自己比較相對安全的地方，他不會讓自己暴露在公共場所，這些也都是官方數字平常不會去走訪的地方，也就是說很多女性是被排除在服務的福利之外，所以其實都，大家可以再去，我覺得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這是歷年的遊民統計人數，剛才大概講到，橘色的這條叫做列冊人數，上面紅色的這條叫查報通知人數，就是民眾打電話去說欸我這邊有個遊民哦，然後在這邊好幾天，你們社會局



來看一下。他們接到這個電話就算一個人次，就是有被通報的，然後到社工去訪視過，確定他是這個狀態就會列冊，列冊就是下面這個人數，列冊人數大概會低於通報查訪的人數。獻忠他有講過，他覺得台灣在遊民的資源一直都很缺乏，福利沒有很大的突破，主要還是因為法規上對遊民沒有做明確規定，然後各個縣市政府自己規定的話都會想辦法把它偏窄化，人數越少、你的資源或人力就可以不用放那麼多，所以其實這樣子是惡性循環，就是你越是人數少，資源就越少，你編得越少能服務的人就越來越少。台灣的遊民定義目前我們在法規上看到的還是經常性的居無定所或是沒有穩定住宿，其實都還是比較指住宿，但，聯合國他們已經會把，比方他雖然都沒有在街頭讓你看到，但，這兩三年會在各個收容所跑來跑去，像這種臨時庇護所，或他在網咖、麥當勞，在朋友家輪流借，基本上這群人應該都算是廣義的無家者，台灣其實會忽略掉這群人，就是只看到公共區域的。歐盟他們，像英國福利國家對於無家者的定義更寬鬆，像是生活條件不佳的居所，包括像香港的籠屋，或是這些很小的地方，或者是斷水斷電不宜人居的，歐盟的定義基本上這些人都算是 **homeless**。

無家者的成因的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從結構因素跟個人因素，結構因素我覺得台灣的住宅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的房屋政策，台灣的房屋這件事在我們的人權討論上不是一個居住權的概念，是一個財產權。台灣的房子自有率 80% 以上大家知道嗎？就是基本上你的長輩大家都會想辦法買房子，或者是一定要拼到一個房子才要成家，所以台灣的房子有到八成，那我們覺得可能也跟這樣的風俗民情有關，在台灣覺得努力買房子是一個人生的目標，達不到是你自己的問題，所以房屋在台灣被視作財產權而不是居住權，買不起房子的人理所當然沒有地方住。大家不會覺得這群人特別要去照顧到居住需求的，但事實上有一些人有先天性的比較弱勢的因素，他買不起房子甚至沒有工作能力，這些人的居住權應該是政府要來照顧，這是我們在講的居住正義，可是台灣這樣子的東西還在起步中。

另外像福利供給不足，像我們的低收入戶的審查也特別的嚴格。像台灣的低收人口比是 1.56，一百個人裡面，不到兩個人是被政府認定是低收入戶的，等一下會有個數字給大家看為什麼我們偏低。像就業機會減少或是產業結構轉變也是無家者產生的一個因素，其他包括像是天然災害像九二一，我們真的有一些服務對象就是九二一房子就沒了。都更也是，就是都更之後他足夠的存款再去讓自己有個新的地方，或是條件談不攏，所以他從有房變成沒有房。個人的部分的確也是，我們不能規避個人應該有些自己要負擔的責任，像有些人可能有負債或者是他可能有疾病或是身心障礙，這是不可抗拒因素。有些是因為家庭關係不良，有些可能是酒精藥品成癮或更生人，或者是我們一直以來有在接納一些性取向比較不一樣的一群朋友，像包括 HIV 帶原，他們在很多收容所都是被拒絕的對象，所謂法定傳染病有些單位是不收的。這群朋友其實也很需要有住的地方，出櫃之後被家人趕出來，這種情況是真的有。

其實我覺得無家者跟底層的勞動者，他們在面臨居住困境的時候沒有相差太多，因為他們都是以很有限的收入，面對一些負擔不起的租金，就被逼迫退居到一個很差的居住品質，不得不去接受這樣的狀態。包括屋齡的老舊、頂加、違建、狹小、無對外窗，像這樣的一個房間在萬華大概也要六千多塊一個月，萬華的房價也是高得離譜，即便已經是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被大家說是最落後，可能最需要被翻展他又是經濟最弱勢、福利人口最多的區。但即便是這樣的一個區，他的房租，像這樣的雅房，單人雅房沒有衛浴設備、要共用的那種都要六千多塊。我想台南的朋友應該很難想像這邊學生宿舍可能三四千就有還是我會不會太樂觀，現在更貴？但我想台北的朋友，算是在居住的部分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大概我們無家者朋友會遇到的居住上問題，主要就是經濟上排除的租不起，然後身份排除得住不到，社會住宅存量不足，福利門檻其實是高的，你們身上補助三四千或是他有到中度有五六千，但是他還是沒辦法負擔租金因為他就是二選一，你要嘛就是有得住然後勒緊褲帶，要嘛就是把自己

吃飽然後沒有地方住，所以這個可支配所得真的是太低了，在台北的確房租都是超出可以負擔的範圍。

我們剛剛講的社會住宅存量低，到底有多低，來看一下，台灣的社會住宅存量是 0.13，他的母數就是台灣的所有房屋數，有這麼多，但社會住宅只大概只有 0.13 這樣的比例，很低。我們來比較國情，應該說背景比較相同的，像是日本跟香港，香港是出了名的地小人稠，他們居住的問題比台灣嚴峻很多。所以香港政府，不是現在的，以前的香港政府很早就很認真地在蓋很多公屋，然後讓很多的這些弱勢者去輪公屋。他們好不容易，老人可能等三到五年如果是一般家庭，聽說他們會等到十七年，就是要等很久，但有等有機會，他們都很期待有「上樓」的一天，上樓就是終於可以住進公屋。但是台灣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社會住宅的存量，甚至我們好不容易最近蓋出來了，蔡總統他喊出八年二十萬戶，即便這個數量有了之後，我們其實現在在議會上面，目前通過只有百分之三十保留給弱勢者。大家知道嗎？弱勢者包括十二種特殊對象，包括遊民、更生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老人、中高齡者，這樣的人全部的人加總起來要去競爭社會住宅的百分之三十。那百分之七十給誰？給一般的小夫妻呀、一般民眾，很奇怪，這邊上面列的國家只有台灣這麼高啦，大家所有的社會住宅給經濟弱勢者跟社會弱勢者。但台灣應該就是選舉文化影響，大家拿來綁選票，所以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以東亞來說，日本大概有百分之 6.6 的社會住宅存量，香港的確是最多的。

剛才提到台灣的貧窮線，台灣的社會福利標準很嚴苛，大概是怎樣呢？我們低收入人口比 1.51，但其實我們跟日本、香港、韓國一樣，我們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位數的百分之六十去當作一個貧窮線的劃定。大家都用這個標準，照理來講，人數的比率應該不會差這麼懸殊，但台灣有很多附帶條件，如果單純以經濟層面來看，你的收入的確是在貧窮線下面，但是我們還會從這一群人再去排除掉很多東西，他怎麼排除？你不到 65 歲、也沒有身心障礙啊，那你的收入這麼低不合理，你應該要有最低工資，所以我們有個虛擬所得就會踢掉一大群人。比方你現在 45 歲到 65 歲的這個年紀，你沒有低收也沒有身障，他覺得你應該是要可以工作的，拿不出國稅局的資料、所得，就認定你應該會有最低工資的時候，就會被用最低工資的計算。最低工資就是直接高於貧窮線，很多遊民就是因為這條根本沒辦法請到資格。

再來還有不動產跟存款，存款的確比較不好說，有時候我們說存款你還有安全網的存在，但是不動產，很多人是共業的，你跟幾個兄弟姊妹共業一個土地，那個土地又沒辦法處理，但這些東西都是在你申請低收所會被排除掉的因素。還有包括像是扶養義務，民法規定家人之間互相有扶養義務，如果你有子女、配偶，很多無家者有，但是他現在人家不養他，這個東西其實都要靠一個法律程序去解決，不然就是他就是一個無解的狀態，他會請不到低收入戶的這樣一個身份。那我們台灣的低收入戶人口，就是在這個總總條件一層一層排除下，我們是特別低的，就是 1.51 這樣的比例。

其實無家者對居住是有需求的，並不是天生喜歡自由、不愛住，這些大概也是他們有提到說希望政府可以有一些資金挹注。他們希望有便宜的、可負擔的租屋，只要是他可負擔的，他不會不想花錢，不會不想住，也不是喜歡睡外面，的確是現實的一個經濟困境讓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們也期待政府在租金補助的期程可以稍微長一點，讓他們可以慢慢地存錢，因為他們收入真的很低。這幾年接觸我們很確實知道無家者會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所以我們在芒草心的發展上面，底下分兩個主軸。第一個就是以無家者的實際需求為出發，然後主體是無家者本身，我們會連結各種資源以提供住居所為主，讓他們先住進來，就是 housing first 的概念。先住進來之後，我們助他就業就醫，然後再協助他跟家人恢復關係，如果有這機會的話。或者是幫她，他什麼都不行就幫她申請社會福利，或是以居住為基礎，去發展居住、就業、社福等等，希望可以幫他撐起一個支持系統，然後讓他早一點自立，這是一個主軸。



另一個主軸，我們大概放三分之一的人力在做社會溝通這件事，就是我們透過一些導覽、真人圖書館。像去年發展一個遊戲，講這個議題硬梆梆、很枯燥無聊，我們有設計一個遊戲，透過這個遊戲把剛剛講的這些元素全部納入那個遊戲裡面，會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互動方式。這整個遊戲的懶人包我們其實現在有在跟國小合作，如果下面有教育工作者，或你們如果有興趣，有當老師的朋友或親戚，很歡迎跟我們聯絡，我們把教材包免費讓你們下載，可以在課堂帶著同學認識這些議題，認識無家者跟貧窮的議題。我先跟大家介紹到我們這邊，接下來理性的部分結束了，我們把麥可風交給玟萱，大家鼓掌。

**李玟萱：**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們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絕，我寄出去的時候，因為芒草心他們找我寫，本來想說如果有捐款人捐款就送他們一本書，我就說可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跟大眾溝通，讓他們了解台灣無家者的狀況，所以找出版社會比較好，他們有自己的行銷管道。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一些出版經驗，如果你是個人，你一年出一本書的話，你根本上不了誠品或博客來，他們量太大，不會理你這種小角色，所以找出版社才可以鋪到全台灣很多的書店，可以上博客來、上誠品、上金石堂這樣。芒草心就說好啊，可不可以請玟萱幫我們找出版社，因為我之前有出另一本書，想說老娘出過書了，應該會有出版社理我吧，結果就一路被拒絕到底。今天很難得有講座可以邀請到編輯，他可以分享一些他的經驗，真的很謝謝大家。

看起來大家都非常年輕，都像大學生、研究生，我比大家晚非常多才開始有街友的概念，因為我自己是被爺爺奶奶帶大的，在嘉義的眷村長大。我爺爺軍階很低，所以我們家其實不是很有錢，但因為是軍人、老兵，國家會照顧你，小時候有糧票可以換油啊米啊麵粉，就餓不死，眷村裡面也不會有街友的出現。我一直到台北之後，三十幾歲之後我認識一個電影導演，有一天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就跟我說我有撿一塊厚紙板，在艋舺公園睡了一個禮拜。我就說，蛤？你是威尼斯影展得獎導演，不是隨便一個剛開始大學生出來的導演，去睡艋舺公園的目的是什麼？他說，我下一片再不賣的話，我可能就要去睡艋舺公園，今天先去體驗看看。我就突然覺得，在我身邊的人是有人離街友這樣一個組群是這麼近，那時候我很震驚，突然這個街友就打到我的腦海裡面，才開始覺得他是有形狀的一群人。

那時候我剛好研究所畢業的時候，我老師來找我，他是在萬華的大雜院長大的。大雜院就是住在一起，叔叔阿姨伯伯就是在於市場在賣攤販，他在那樣的環境長大。他說未來十五年，希望半輩子都能夠萬華這邊做一點事情，特別是針對經濟弱勢的人。因為現在大學教授真的好難當，我說，老師你已經這麼累了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做這些事？他說他看到一個新聞，台北市公園管理處，在艋舺公園的一個寒流天，對著地上潑水。他潑水，很多人都是睡在地板上，用厚紙板一定會濕，你讓人家沒辦法睡覺了，有一些街友就會抗議。可是公園管理處處長他在市議會備詢的時候，就有個市議員他說，處長你下次不可以再這樣，那個水不可以這樣噴，應該直接噴到街友身上，你要把他們趕走。他說如果你這樣做的話，以後你來萬華，大家都把你當英雄，因為你終於把他趕走了。對我老師來說，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你想想你身邊的老鄰居，他最後因為年齡、因為工作、因為身心的狀況流落街頭，他們要這樣被對待，他覺得很心痛，很希望能夠做一點事情。

我說，那老師你要做什麼？他說，我想開兩個班級，一個繪畫課一個打擊樂，我說老師，你可以開一點有用的課程嗎？這些人已經流落街頭了，你還要他們去畫畫、玩音樂？誰會想去這個課？他說你講得很好，我最近上一個廣播電台，荒野保護者協會的創會者，他叫李偉文。李偉文就問老師說，你開這個課對他們有什麼幫助？老師說，偉文兄如果你禮拜天都不要出門，你在家都怎麼打扮自己？李偉文就說，我就不會打扮啊，可能也不會刷牙。老師

說，對，其實只是要讓這些人離開原本的環境，出來跟人講講話，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必須面對一群人，不管是畫畫課的老師或同學，讓他們覺得自己是被當成一個人在對待，這世界上是有人要跟你互動的，我只希望你會做到這一步。

我說，哇，老師你沒有說服我耶。但我很尊敬我老師，還是願意去當助教，不是教畫畫或打擊樂，但我就幫他當助教陪這些學員。在上課時也沒有教他們什麼太多技巧，主要是今天給你一個題目，畫畫之後你能夠上台來講講為什麼畫這個題目。每個禮拜來的人都不太一樣，因為每個人可能要出去找工作，有人身體不好不能來，每次都會換幾個，十幾個人當中會換幾個人來。有一天來了一個新人，大家都在畫畫，他就完全沒動筆，我就很緊張，因為我身為助教應該要有一點輔導的功績嘛。我就一直鼓勵他，因為老師那天出的題目叫「我的學生兄弟姊妹」，他就很久一直沒有畫出來。到最後已經放棄他了，我真的很差勁，我覺得他應該沒辦法畫出這幅畫，就沒有再特別去跟他講。結果所有人都已經講完的時候，他就突然畫好了，他畫得超快的，我說好啊歡迎你上台分享一下。

他就上台分享，他畫的是一個時鐘，他說我的學生兄弟姐妹就是時間，每天每分每秒都跟我在一起，我們一起度過漫長的一天。哇哲學家耶！他時鐘的框、的樣子是臉型，因為他是一個光頭、臉長長的，你就看到幾乎是一個自畫像，裡面是時針的人。他對我有一些衝擊是，我一直都覺得他們需要的是工作、是金錢，但我會發現他們在心裡面腦袋裡面思考很多事情，只是他沒有機會去跟人來分享。有一個學員每一次上課他都在畫一些生態有關的，他說他如果未來有機會可以跟郭台銘對話，希望可以多多發展太陽能產業、然後關注我們的水資源，他其實思考的事情不只生存跟生活，他們也希望有一點點跟社會上有連結。

也因為這門課我就被老師推薦給芒草心寫這本書，剛才橋本老師有問我怎麼跟那些人互動，我自己只有一個方法，我不曉得底下有沒有在寫作的人，我的方法就是我把我的筆當成一個攝影機來拍紀錄片，沒有任何、太多的加工，我做的事情只有剪接，我只有讓他漫長的一生更緊湊地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在書裡面很大量使用他們自己的句子來對話，當然這個事情，如果你未來要出版的話，你要遇到一個好的編輯，這個編輯不會阻止你去使用他們的對話。我另外一本書又是另外一種方法，我很多都被刪掉了。

我在寫的時候特別有感覺的人，因為是把他當成一個紀錄片。我在寫一個叫做周爺爺，他也是我繪畫班認識的，我寫他的時候他已經九十三歲，他才上幾個禮拜的課他的綠色蠟筆就沒有了，因為老師不管這禮拜出什麼題目，他永遠都是畫層層疊疊翠綠的山，然後每個禮拜上去他都講說：「我的家鄉在四川省巴縣，再過兩年我存夠錢我就要回家了。」不管你老師出什麼題目，我上台就是要講這個。他的蠟筆很快就沒了，整個都是滿滿的綠色。也是因為像這樣透過像紀錄片在記錄他的過程，他小時候，大概小一的時候，有一天他媽媽跟他說，兒子啊，家裡沒米了你去街上幫我買五斤的米好不好？他說好啊，然後就拿錢出去家門走了很遠，終於到街上買到五斤米扛著要回家。回家路上就是有個開車的人，是開那種大卡車，說小弟弟啊上來上來我載你回家！小弟弟看到車子多興奮啊，馬上跳上車，跳上車以後他就覺得：奇怪了，我走了半天可以買到米，怎麼開了三天三夜都還到不了我家？等到他被放到一個地方，然後帶上了飛機，再下來，已經是東北哈爾濱了，他從四川到哈爾濱，他被抓去被當作幼兒兵。

就這樣輾轉到香港、然後來到台灣，有遇到台灣的風災，他那時候就住在圓山附近，因為淹大水，很多證件都被沖跑了，但他覺得他已經很幸運了。他就遠遠看到四個女生走著走著可能要出去、離開他們家淹水了，走著走著，這四個女生啾啾通掉下去，再也沒有看到人了，因為淹水你根本看不到路，可能掉到一個大海當中，人就沒有了，所以他其實能夠活下來已



經是很感恩的事情。他也在台灣也找到工作，他在工作的地方就碰到一個同事，同事就跟他說，你借我一點錢，我兒子女兒都要殺我。你借我一點錢，我家裡沒辦法住了。他就借了他錢，之後這個人也再也沒有回來，他借他多少錢？三百萬。其實我不知道對方怎麼跟他講的，要跑路跑多久？他借他所有的家當都領出來，給這個人給這同事。有一天，居然這個在中壢還是哪裡被找到。就有人跟他講說，老周啊！我們找到他了，走，我們去找他算帳，砍斷他手腳，就是一定要把他錢要回來。他說我不去了，他說他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但是我在我要借他錢的時候是真心想要借他的，結果他就沒有去追討這筆錢，後來就淪落街頭成為街友，才接觸到芒草心。

因為那時候剛剛提到創辦人張獻忠，他自己在萬華社會福利中心工作，當一個資深的社工，所以他是被介紹去找張獻忠的，然後這個周爺爺就跟我說，我不像別人沒事都去找張獻忠，我從來不去找他，我只有沒飯吃的時候才去找他，我找他，話也不多說，就是要五斤米。給我米，他就自己抱著米搭公車，從萬華搭到台北大同區，萬華、大同區是最多街友的地方。我在寫的時候其實我沒有任何感覺，但是當我整個書印出來的時候，我重新再看那篇，我才發現，他當初離家是五斤米，現在他也就是為了五斤米，然後他的心願也就只是能夠存夠錢，回他老家去。我就說，周爺爺，你家裡沒有人了吧？你都九十三歲了，你爸媽也不在了，你回家要幹嘛呢？他就說我回家什麼事也不做，我就到我媽媽的墳前上個香，然後緊緊地抱住他，說，我回來了。

所以其實這本書是用筆來記錄很多人的一生，這本書後來引起一些迴響真的不是我寫得好，因為我大部分都是引用他們的話，我覺得真的是他們很勇敢地在表達自己人生。當然我中間遇到很多的困難是有些人不願意說，他身上卡了一堆案子，任何一個案子講出來可能都會讓他重新去坐牢，我問什麼問題他都是面帶微笑，最後承認我失敗了，真的問不出來。後來有些人一開始防備心很強，他就是：你問這幹嘛？你在這邊幹嘛？你不斷地等他跟他耗時間，就只能用時間去投入，最後他才開始慢慢地說，說到最後他自己也就情緒有點崩潰了。我覺得很幸運的是，因為他們是受到芒草心照顧很久的一些無家者，如果未來你們想要寫作的話，想要寫這些不容易接觸到的族群的議題，我覺得你們可以先跟非營利組織合作，因為他們通常是會受到很大的信任。也有一些無家者會跟我噓聲說：「你要知道我今天是看張獻忠的面子才受訪的哦！」

我在寫的時候我覺得有兩件事情是無家者最需要的，一個就是他們需要一份工作，這當然你聽起來像廢話，這個工作不只是因為錢的問題，現在大家都還很年輕，你們可能畢業後會去澳洲打工留學兩年或怎樣，其實當你再年長一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工作對你來說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你有個身份跟人家可以對話。如果你在這個社會上都沒有工作的話，你一開始會覺得大家都用很羨慕的眼神看著你，你好爽好涼，你要去哪裡玩？等到你半年、一年都沒有工作，你就看你身邊有誰要跟你對話。我覺得那個就是說不是別人瞧不起你，而是他們不知道要跟你們聊什麼，在社會上很多時候都是在聊工作，而且因為工作你跟別人有個互動，所以工作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你在社會上有個身份可以跟別人對話的基準點。

我在寫的時候很有感，因為我自己也是我被迫失業，看我這樣好像覺得還好，怎麼會失業？是因為我那時候認識我先生，我們交往一個禮拜就決定結婚了，然後我的老闆發瘋了，他說李玟萱你遇到詐騙集團了，你瘋了你才跟他交往一個禮拜，你根本不認識這個人。我說不會啊我答應跟他交往我就覺得可以跟他結婚了。他們請所有公司的力量來說服我，所以我每天踏進公司就是今天演三立明天演民視，非常戲劇化地，一個個用你想不到的方法來勸退你說你真的要小心。我老闆最後就說你如果不延後結婚，你就留職停薪，這是最後殺手鐮了。他其實是想保護我，因為他真的覺得太誇張了。我就說你了解我個性，我可以一個禮拜決

定結婚，也可以留職停薪我也不會再回來了，所以我就被迫離開公司了。我先生就說奇怪，大家都說我騙你，我到底是要騙你的財還是你的色？莫名其妙，當然是色啊。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到任何一個公司工作，我先生也跟我說你喜歡寫作，你好像有一點天分吧，因為他也才認識我一個禮拜，一個家裡面一個人賺錢就夠了，另一個人就去實現他的夢想，所以他就讓我在裡面開始寫作，也是這時候芒草心找到我，我就好開心哦，那兩年半，每次人家問我說欸你在幹嘛？我就說我在寫書，好像你有件事情做。別人就說那很棒啊，所以其實我很有感覺那個工作對你來說真的是，你不會那麼自卑的一個理由。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是無家者很需要跟家人連結。像芒草心有成立一個自立資源中心，收大概二十位的住民、無家者，就是無條件讓他們住進去，他們每年會有新年新希望要許願，很多人就寫說要中大樂透，就跟我們一樣，心願跟我們一樣，最多人寫的就是我的家人可以跟我聯絡。不管他們當初怎麼離開家的，其實心裡面還是希望可以跟家人連絡上，家人可以諒解他或者他家人歡迎他，任何的理由。我從小被爺爺奶奶帶大所以我每一天都會打電話回爺爺奶奶老家，我爺爺臥床了，我都會打給奶奶，問他奶奶你今天有沒有去菜市場買了什麼呀？有沒有買到新衣服啊？跟爺爺怎樣？就每天晚上打給他。

可是我奶奶有一天突然過世了，那天我接到我叔叔的電話時，我就發現我拿不起我的電話筒，因為你就會發現你拿起電話筒實在也不知道電話要撥給誰了。所以我就能理解無家者為什麼這麼希望可以跟家人連結？那是你曾在這個世界的連結，就是你的腳是踏得到地的時候，你腳踏得到地你才會覺得你在世界上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這兩件事情是我感受很深，在寫書的時候，自己有些感觸。很多朋友跟我說，玟萱，我看到你的《無家者》我覺得心裡好悶，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你悶，是因為你們想做一些事吧！那我可以怎麼做？我也不知道怎麼做，但我自己也想到幾個點，我覺得每個人家庭裡面一定有一個不得志的人，不管是你的兄弟姊妹，現在大家年輕還好，但是你叔叔阿姨那一輩的人，或者是你爸爸媽媽一定在照顧家裡某一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如果你的家人是這樣流落在外，你希望是他受到其他人怎樣的對待？你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他就好了。如果你很會聊天，就跟他講幾句話。

像我們這本書出版後，其中有一個叫做強哥的，他是坐了二十幾年的牢，他是台灣第一個從警備總部，就是白色恐怖時期的逃出來的逃犯，他後來成為無家者，後來也被芒草心訓練成一個導覽員，在做萬華街頭的導覽。《無家者》出版的時候很多單位都會邀請我去做分享，我大部分都會接，其中一個我沒辦法接。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華德福，跟一般中小學的上課方式、教育理念不太一樣，有點像森林小學那種。你們華德福都是小朋友而且還小二小三，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小朋友溝通而已，後來我就找了張獻忠，他就問你們跟爸爸媽媽出去露營的感覺是怎麼樣？先從這裡開始帶他們。我有問華德福的學校，可不可以讓我邀請一位無家者來跟小朋友做分享，他就說好，我就找了強哥。因為華德福大家可能對台北有一點點印象的話，華德福在古亭捷運站很近，強哥就在古亭捷運站賣《大誌》，所以我就找他來。

底下小朋友很多問題，他就被問倒了，他們就問說你在監獄裡面是什麼感覺？可是也因為那次的互動，小朋友每次回家爸媽牽著他要去古亭捷運站坐捷運的時候，他們那種一定都是從各地特地要來念華德福，專門選這種學校，要去坐捷運的時候有時候就會碰到強哥。小朋友都很單純，不會像我們驚驚扭扭，小朋友都遠遠地叫「強哥～」，遠遠地就在捷運站外大叫「強哥」。強哥都已經六七十歲了，還被叫強哥，他就很開心，常常有小朋友來打招呼。你只要在這世界上有人記得你的名字，能夠叫一下你，跟你有互動，對他們來說就是很大的差別。獻忠有提醒大家說，如果這個人喝酒了，你就不要跟他聊天。但是，不是只有無家者這樣，每個喝酒的人都不要跟他聊天，蠻有道理。



再來就是，剛剛我有提到，如果你很想要參與或關心無家者，你找一個非營利關係，比如說今天來的芒草心，或者是大家可能也有聽過一個人生百味，你們上 facebook 都可以找到他們粉專。還有一個叫做夢想城鄉，這些都是在萬華地區做經濟弱勢或無家者，台南應該也會有一些單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實我們每個人，我們覺得人生的路都走得很平坦順暢，然後走得非常理所當然。有時候你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你就掉到洞裡面去了，像我在最近這兩年遇到一個人生很大的低潮，我真的是靠很多朋友，包括連芒草心還有出版社都幫我非常多，我就很有感受。我們人的一生一定都會遇到一個過不去的時刻，我們都很希望別人可以幫我們一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都可能是那個需要幫助的人，但是這種時候，我更希望的是，每個人背後那一道風，然後可以幫助他走一段，讓他到更好更美的地方。今天跟大家簡單地分享，謝謝大家。

**主辦單位：**謝謝玟萱老師。那我們緊接著請晏甄來分享這本書的出版經過

**李晏甄：**先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這部影片是芒草心的志工，他是一位導演，在我們出書前一刻，找了這本書相關的人，為我們拍攝的一部影片。

(00:50-04:30 開始)

大家好我是游擊文化的編輯晏甄，剛才那個影片是我們是在萬華剝皮寮拍攝的，大家從這個影片就可以看到前幾位講者一直講到的張獻忠長什麼樣子。那部影片想播給大家看是想要表達說，《無家者》這本書是一個眾志成城的作品，今天從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絕的作品，一直到現在我們來這裡分享，其實是有很多人投入在這裡面，我很榮幸當這個幕後人員可以看到比較多面向，並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大學就是念社工系，後來因為對社會學有興趣又去念了一個社會學，我曾經翻譯《社工員的故事》這本書。因為以前在學校唸社工系的時候，覺得教科書講的社工理論很抽象很遙遠，所以就希望說可以出版實務現場社工員的故事，來讓大家更理解社工員到底在做什麼事情。我當過社工，發現自己不適合，然後就一直在出版業，大家都看到有這本書，就是我們跟芒草心慈善協會合作的，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團隊，他有做成文宣。攝影林璟瑋是芒草心的志工，然後楊運生其實他是我們台灣最早的遊民服務工作者，他也是我們書中所說的人物，他就是像剛剛盈姿說的，其實平常就很喜歡攝影，本身是相關科系畢業，也曾經擔任攝影記者，所以他在擔任社工的時候，就留下很多珍貴的無家者的影像，這本書就有收錄運生的作品。另外這本書我們也有插畫，插畫小姜他其實曾經是一個無家者，跟芒草心認識之後，芒草心就鼓勵他繼續發展自己的才能繼續畫這些畫。要出版這本書時，就請小姜看這些故事，把裡面十位無家者的故事畫出來。

我想要講一下《無家者》的出版，對我的編輯生涯其實意義蠻重大的一本書，我從來沒有一本書要花個三年跟宣傳，很漫長，當然我們有很多很豐碩的成果要跟大家分享。這本書是我來到游擊文化第一本作的書，在 2016 年 12 月出版。我們很驚訝的是，剛剛大家都說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絕，可是這本書竟然上市不到一週就馬上再刷，那對出版社而言，再刷其實就表示頗受好評。同一年我們就在 12 月 17 號在萬華剝皮寮辦了新書分享會跟攝影展，很幸運的是，我們這本書有得到一些金鼎獎的肯定，包含圖書編輯獎、優良圖書推薦獎、2018 年又獲得國際書展大獎。而且在這一年我們也得到日本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同時也因為 2017、2018 年有得到這些獎的鼓勵，所以我們 2018 年發行了有聲書，一直到 2019 年都還是有相關的一些活動。比方說芒草心就跟香港的組織一起辦了「無家者—港台生活誌」的攝影

展，這本書從 2016 年一直到現在已經七刷了，現在出版社艱困的時代，再刷已經困難了，這樣的邊緣議題能七刷，真的很感謝很多人的支持。

這三年多不管盈姿、玟萱還是芒草心，一直有人邀請他們去談這個議題。我呈現這個過程，其實要講的並不是我們多厲害要做這本書，而是這本書從出版，其實有很多的善意來幫助這本書，所以我們才能走到這裡，我想要希望我們可以呈現這些善意。我們先講一下說，剛因為說到說這本書被很多家出版社拒絕，所以我想大家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我們游擊文化會想要出版這本書？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跟盈姿約在摩斯見面，他就簡單跟我說我們想要做這本書，我就好像有點像一見鍾情，就看著他說：恩，我懂。好像並不需要太大力量去說服，這個議題我認同我很希望可以出版，其實這背後一見鍾情也不是那麼簡單。大家在跟另一半一見鍾情，你們人生各自有些歷練準備好，你們這時候才會一見鍾情。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本書重要？其實我在唸社工系的過程中，老師就傳達說，倡議工作其實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直接去幫助每一個無家者，但是有時候你跟社會溝通讓大家了解無家者處境是什麼有時候更為重要。如果大家不了解他們的處境，可能當他們想要找工作，沒有人願意給他們工作；他們想要住的地方，可能沒有人要給他們住的地方，那這樣子自立就會很困難。我還有想到，大家可以想比方說家暴這件事，我們很多社工在幫助受暴婦女受虐兒童，可是在〈家暴法〉還沒通過之前這些都被當家務事。大家認為你警察、社工不該管這些事情，但是就看到好多人一直不斷受苦，那是很多人、民間團體的人去倡議，然後我們有〈家暴法〉，現在才稍微可以去鬆動一下結構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倡議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不太容易被看見，因為我們要捐款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想要捐給某個貧困的小孩、某個弱勢者，我們比較不會去捐給倡議組織，你不會認為他有直接幫助到每一個人，可是他們在做的事是幫助更多人，所以透過出版的倡議我認為是很重要。

第二個想出版的原因是，在我們出版《無家者》的時候，台灣已經有大概三四本，一些國外有講無家者經驗的書。可是其實我們台灣出版業還蠻仰重翻譯書的，所以其實很多議題都有國外書的參考，可是我們反而沒有台灣的議題，我們其實對台灣反而是陌生的。所以接觸到這個題材，既然有人要寫這個題材我就覺得相當珍貴，他可以讓我們知道台灣的樣貌是怎樣，然後台灣的工作經驗是什麼？這個愛心是什麼呢？有人常問我們說游擊文化選書的標準是什麼，本來一開始我會開會議跟大家討論這本書的好壞，可是後來我們漸漸發現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個編輯對那個書稿有感應、有愛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別人說什麼，他還是對那個有愛，因為一本書從企劃到寫作是很漫長的過程，也會歷經很多的阻礙，所以他蠻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去完成的，如果編輯有愛的話我們相信比較能夠走這個歷程，如果沒有愛他就走得很痛苦。所以這本書也是一樣，本著我編輯對這本書的愛這樣子，我同事都說當編輯就是要愛上作者這樣。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致的架構是怎麼來，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機會可以翻一下這一本書，這本書有分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是街頭人生，講無家者的故事，第二部分是街頭社工，講五篇工作者的故事。然後後面有個攝影集，我們把它分為街頭工作跟無家者的家這兩個部分。其實最早跟盈姿接觸的時候，抱歉，沒有寫小姜的插畫，最初只有一這個部分，街頭人生的部分，為什麼會加入後面的部分？我也是無意間跟盈姿聊到說，他們也是蠻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出版街友社工員的故事，讓大家了解他們在做什麼，有時候台灣社會可能對社工這職業不是很了解，甚至就常常認為他們是志工、他們沒有薪水，像是這些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一聽到社工，就會開始說，盈姿，你一定很有愛心喔！好像愛心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可是其實不是，他們工作面臨很多的挑戰，比方說這個案給你，你要怎麼辦？或是你要面對社會結構的問題、各種資源不足的問題，我都覺得盈姿每天像是在打仗一樣。其實社工員工



作是複雜多元的，我覺得可能這部分是很值得放的，既然盈姿、芒草心有這個想法說希望以後能出版這部分，那為什麼不這一次就放進去？

其實前面無家者的故事，也提到很多無家者跟社工互動，我就覺得如果我們在後面放社工的故事的話，可以跟無家者的故事做個對照，會有不同的觀點。比方說前面無家者就會說我騙了誰這樣子，後面張獻忠，作者就會問他，你被騙了有什麼感受？我覺得這樣的對照也很好。後來又講到說我們希望未來在推廣這個書的時候，是可以社工跟無家者一起來座談的，我們就決定加這個部分，導致玟萱接到這個之後，他開始再把這些故事，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去把它完成。

這本書後面我們有三十二頁的攝影集，一開始想法很單純，我們放一些圖片應該很好賣吧？但是沒有覺得要放什麼照片，然後也一直很苦思說那這個部分要放什麼，大家可以想想你是編輯，你想到無家可歸的議題，你會想要放什麼照片？如果你是自己想，我覺得很直覺的，以刻板印象來講或者我們平常接觸影響經驗，就一定是街友躺在街頭的那些照片，可是這是這本書想傳達的嗎？或者是已經有這麼多影像了，我們還要再呈現這部分嗎？所以後來因為芒草心作很多倡議的活動跟社會溝通的工作，我就有機會去聽他們演講，包括張獻忠的對外演講，他們對於無家者工作的這部分，是很想讓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們做了哪些工作。第二個部分無家者的居住議題也是他們很關心的，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說請攝影師去挑這個照片，希望這個前後的議題是可以呼應的，也達到倡議的作用。

這個就是小姜的插畫，這故事很有趣，他是一個趙伯伯，他自己都很餓，他再餓也不要讓他的貓餓到，這個也是流浪貓他說為什麼……這樣我會不會破梗？作者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自己都這麼困苦了，為什麼要餵這些貓？他說因為我知道餓的滋味。然後這個就是攝影師的作品，他拍在賣《大誌》的街友這樣子，那完成這本書，攝影師我們就有在聊，其實我們整個企劃花了兩年半，他們卻用一輩子，他們是指誰呢？我覺得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說這些無家者，他們用一輩子經歷來告訴我們他們走過什麼樣的人生，其實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就是玟萱也有在序裡面寫就說，我們要講自己成功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要去講自己不堪、失敗這件事是不太容易的，我覺得這些無家者願意去講這些故事，就是他們用一輩子的力量去讓我們知道他們的故事。第二個是為這些工作者，其實這些第一線服務的工作者，他們五年、十年陪伴這些無家者，取得他們的信任，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去把故事紀錄下來。要寫成一本書真的不是那麼簡單，背後有些人每天投入在這些工作，我們才有可以記錄下來的東西。

這個書出書之後，我們就選擇在萬華剝皮寮辦新書發表會，第一場新書發表會，真的也是意想不到坐得滿滿的。這中間是小姜、這是攝影者、這是張獻忠。然後同一個時間，我們也在剝皮寮辦攝影展，希望也是用影像的方式來讓大家認識這個議題，這個是我剛才說的 2019 又擴大展開的攝影展。然後我剛剛有說到，我們很希望是在新書發表會的時候能有社工跟無家者一起，這個是在台北市金石堂的時候，我們就邀請書中的人物，老岳跟其中一位社工梅英姐一起參與座談。後來我們就大概辦了三四場活動，有一場我們去桃園，我們也是試著跟當地無家者組織合作，左邊那個是曾經為無家者，他後來在賣咖啡，他就在騎著腳踏車在賣咖啡，也是跟社工合作倡議的方案。另一個是年輕的無家者社工，我們很希望就是說，辦活動的時候還是跟在地有些關係，所以找了這樣的人，然後到高雄場我們也是請了書中的在高雄服務的翁爸一起參與。

這個就是金鼎獎，想告訴大家這個得獎對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麼，得到肯定很開心，但是最開心的是得獎之後這些書就可以去圖書館，就可以讓我們接觸到不同的讀者。我覺得現在社會

變遷很快，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圖書館、不會去書店，有時候去圖書館跟去書店的人是不一樣的人，我覺得我們得獎之後圖書館會採購這些書，我們就有機會讓各種不同的人看到這些書，得到這個獎對我們而言是鼓勵很大的。隔年又得到書展大獎，這是書展大獎在那邊分享講座這樣子。也是因為我們剛有提到有得到外界肯定，讓我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多做一些什麼，後來我們 2017 年到 2018 年就在籌備《無家者》有聲書，因為裡面有些無家者不見得會閱讀文字，所以如果我們用聲音去表達這些內容，也許可以讓無家者聽見他們的故事。我們也希望說大家可能閱讀的比例降低，也許有聲書也可以觸及到不一樣的人。我原本想法很單純，我原本就是要這樣一個有聲書，剛剛聽玟萱的聲音也蠻好聽的，我就想說你就全部念完吧！結果怎麼會變這樣呢？因為李玟萱小姐不是省油的燈，他那時候知道我做有聲書，他就說那我們應該找更多名人來共襄盛舉，這樣大家才會看到這個書，我們叫他又開了十個名人的名單給我，我自己也想了一些，就開始找名人。

結果不太順利，因為可能檔期不對，各種原因我們並沒有得到名人的回應，所以一開始真的還蠻挫折的，真的很想叫李玟萱念完這本書就好。但是有一個曙光就出現了，就是我們的錄音師，是錄音總監，他就拿到黃信堯導演的 email，他是《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堯導演就是我們寄給他看書，然後他就覺得蠻有意思的，但是我的台灣國語問題要克服一下決定能不能接這個。很驚人地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之後還給我們很多的幫助，因為我們就跟他分享我們在這個找人的困難，他就跟我們提到哪些是影視產業比較關心這個議題的，建議我們可以去尋找這些人。真的在他推薦之下我們就打開這個通道，後來幾乎是一個夢幻的名單，包括林生祥、陳竹昇、莊益增，幾乎都是大佛普拉斯的團隊來為這本有聲書獻聲。而且那時候黃導演還非常用心的是，他為了錄這一個有聲書，他試錄我們書中第一篇王子的故事。他為了錄這個故事，還特地約跟王子見面想跟他聊聊，想知道王子的經歷是什麼。我記得這個王子也很驚訝大導演要找他，不過那一天就很日常，我們就在一個國小就閒話家常，這個是名人部分。

在做這個有聲書真的有很多感動的地方，其實我們是小出版社沒有太多經費，這些名人都不計酬勞地願意參與這件事，很多人都把錄製的這個費用捐給芒草心或者其他無家者的團體，而且在這過程中看到很多人柔軟的部分，就是有人捐錢還說不要跟別人講，因為有些人可能需要靠這些錢生活，不要讓他有覺得捐款的壓力，這是一個很溫暖的一部分。這些第二第三排的配音員其實也是都台灣很一線的配音員，王瑞芹就是配花媽那一位配音員，賈培德就是三金主持人，「得獎的是」那一位，大家對他的聲音一定很熟悉。其他幾位也都是，這些配音員也是一樣，他們很多人也捐出他們的所得來協助這本書，每個人都幫我們錄了一段影片都來宣傳這個無家者，後來我們覺得可能沒有人要看，影片就沒有公開，但是就很謝謝他們。每個人在面對這個的時候都很敬業地去，不會說我是捐錢的就隨便講，他們真的很認真斟酌每一句要講什麼。這個的話他們都很願意拍照，大家應該認得他們是誰，裡面本來有很多配音員，他們就一起支持這個書這樣。

然後我剛才提到就是這個書能走到這麼遠，很多人幫助包括什麼，我覺得在作者端的部分，他很用心地把這個文字寫好。我記得就是有一個朋友就把這本書送給國小朋友，然後國小朋友就把書放在學校給小朋友閱讀，想說，咦這麼難的社會議題的書會有人想要閱讀？有一天有一個很酷的小孩就說，老師，《無家者》讀完了我覺得還蠻好看。他講這句話，可是老師的心中非常沸騰，天啊，這種社會議題的書可以在國小扎根！感覺自己腦補很多，不過很感動的就是說，作者用一個老少咸宜的文字，讓國小程度的學生也得讀有趣，他在這麼小就讀了無家者的故事，也許會影響他未來看待這件事的方式。



所以這部分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包括小姜還有攝影者，他們都是努力去把手邊的工作做好。然後在我們出書之後，我覺得也得到許多媒體跟整個書店通路的協助，其實大家知道現在很要求業績壓力，像這種邊緣的議題不太討喜的，可是我們在推廣這本書的過程就是發現，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幫我們撐出一點空間，可能去抵擋一些商業壓力，希望他們認同的議題有機會露出，包括內文的轉載或是在書店的曝光，這也是我覺得很珍貴的。還有很多廣播節目主持人邀請我們去，我覺得都是一樣的，像平日在生活之中有很多生活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是很多業界要求，可是好像只要有人願意啟動《無家者》這本書出現了。大家覺得這本書好像可以做什麼，大家就會在工作崗位上為這個議題做什麼事，整個過程讓我覺得說，其實每個人只要把擅長的事做好就是對無家者議題的最大貢獻。

我們在錄製有聲書的過程也是，這些人也許，他們平時也有關心無家者議題，可是他可能沒有到第一線當志工或是直接接觸無家者。但在社會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真的都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專業來貢獻這個議題，這個是讓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今天到場聽到這些，也許有一天你在某個工作場合，你對某個議題可以發揮，你就可以做點什麼事情，不一定真的要無家者面前說些什麼話，你只要在你範圍裡做到的事情做得很好，這就是很大的貢獻。

這個貢獻我也想說日文版這件事，因為剛剛橋本老師可以看到他的介紹，為了翻譯這本書去接觸很多民間團體，就是在我編輯生涯，我還沒遇到這樣的譯者，他會為了翻譯然後他去來台灣的時候跟台灣的工作者見面，了解台灣的狀況，回到日本也去了解日本的狀況。我可以想像他這麼做，他其實是希望很踏實地傳達這本書的內容，也希望說這樣的經驗可以跟日本做對照，我覺得像這樣的用心可以讓這個議題很踏實地傳達給別人，還蠻幸運的這樣子，最後我想要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03:30-08:23)

**主辦單位：**今天很充實的，我們已經花了三小時。有笑有淚的三小時。我們還有些時間，相信大家不管老師之間或是台下朋友，接下來有些互動或是討論，有沒有人要來提一個問題，或是說說自己的感想也可以。

**觀眾：**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那本書會被出版商拒絕那麼多次？

**李玟萱：**我直接講好了，其實跟橋本老師提到的日本的狀況一樣，日本很喜歡講從谷底翻身起來，在台灣也是。有的出版社就是，有的就石沈大海，有的就很客氣地跟我說，我們不知道這些失敗者的故事應該跟誰推薦，他們就很委婉地拒絕我。其實我剛剛有想到一件事情我沒有講到，我們有時候在幫助無家者的時候，就會很希望趕快看到結果，比如說我今天幫他，希望他下個月就趕快找到工作，然後有家住這樣。以張獻忠的例子來說，我其實在訪問的時候也有問過他，因為無家者的非營利組織是非常難募款的，你會給小孩老人身障，會很難有人給感覺上懶惰不做事情、游手好閒的人。

張獻忠有告訴我一個他的價值觀，就是我對他沒有任何期待，我對他們沒有期待就不會有失望。因為有很多社工離開是覺得我幫這個人，永遠都扶不起來，慢慢地他們就不做，就離開這個領域。那張獻忠就說，我其實做了這麼多年、十幾年來，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改變是一瞬間的事情，你不知道在哪一天他突然被雷打到，就自己想要改變了，我只是希望在他想要改變的瞬間，我可以陪陪他，不要讓他身邊沒有人，謝謝大家。

**李盈姿：**其實這個時間應該是留給你們提問，不過我先回應一下剛剛橋本老師有提到，好像有些無法自立的無家者，大家是不是會覺得很失望或有質疑，到底這些人該拿他怎麼辦？這個資源放在這裡是不是真的是值得的？我們在服務生涯中很常受到類似質疑，值不值得這件事？幫這個人是值得、幫這個人不值得，這個是扶不起來的、那個是可以自立的，這些被協助的人同時也被投射有一些道德的期待。比方說我補助你錢，你就該省吃儉用，你就不該有些娛樂，或是你有些稍微奢侈一點的，就好像你就應該要更刻苦。

我之前聽志工分享就是他去社福中心作高風險家庭服務，他們有一次，辦了一個二手衣，算是贈送，他們不想要讓大家有被施捨的感覺，佈置成一個像是二手衣的店，每個人都可以進來挑選。當時就是看到一個穿得很光鮮亮麗，就打扮得很入時的媽媽進來的時候，志工就竊竊私語，這個人看起來就不需要。大家好像會對被協助的弱勢者有一個期待，你就要看起來很慘、很糟，好像你才是要被幫助的人，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投射，很值得去思考一下。

還有就是所謂一個人到底能不能自立？我的經驗我其實在無家者的服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大概是從，一開始八年是在醫院，醫院的社工。後來是在研究所實習的時候，我是張獻忠的實習生，跟著他兩個月的時間在街頭這樣子訪視，就徹底對社會工作助人的模式我有很大的啟發或是轉折，算是社工生涯轉捩點。我就覺得跳脫醫院的框架，實不管在社會領域，越是資源缺乏，其實社工可以做得更多，所以我就跳到這個領域。我要講的是，在我自己的生涯裡面，我看到很多的無家者，就像剛剛玟萱講的，改變一瞬間。我曾經也覺得這個人每天都來拿麵包，叫他去工作就嬉皮笑臉，好像虛應我或者是我覺得他沒在回應我的期待，我的投入看不到成果。我自己對這個想法放下是有一次我自己騎車，那時候我要去板橋火車站搭車，然後我把車子停在那個漢生東路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號稱萬坪的那個停車場。

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我就看到街店那邊有一個舉牌人在舉牌，那時候是夏天大概七月，有三十七八度、有夠熱。我光等個紅綠燈九十秒我已經很想挖地洞鑽進去，太熱。我就看到旁邊這個汗流浹背，他的頭，不誇張，他真的汗已經衣服全濕。我覺得他是，因為他穿拖鞋、人字拖，我都覺得他的拖鞋旁邊已經有一個小水漬，就是流汗已經流到很誇張。我仔細看，他就是常常來拿麵包，讓我覺得怎麼都不去工作的那個人。我突然就悟知，其實我們有時候覺得看起來很努力的街友，跟看起來在爛醉或者是好像在那邊擺爛的街友，搞不好是同一個人，只是你在不同的時候看到他。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時候要把時間拉長來看或者是真的要花時間去看，就是要看比較長的時間或短的面相，才能真正看清一個，我自己也認為，他快要被我歸類成好像幫了也沒屁用的那種，我突然發現他其實也有認真工作的一面，他也會去照顧比他更弱勢的街友，他們中間有一些互助系統。我自己在這過程中我看到他們私下已經很匱乏的狀態下還有些互助，比方他剛從社工這邊拿到五百，然後有人跟他說沒有錢吃飯，他就把兩百給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有辦法把錢借出去。他們底下的借貸很常發生，而且他們是沒有預期會拿得回來的，我們其實會跟他們說大家不要有金錢分贓，所以不要借來借去，但是很微妙他們還是會互通有無，而且他們不期待有拿回來的那種，這個陪伴的經驗讓我看到看多。也不是要去歌功頌德他們，我的確在他們身上看到算是好的一面，這東西可以支持我再往下走的一些力量，大概是這樣，不曉得有沒有回答到老師的問題。

**觀眾：**我想要回饋一下剛剛盈姿老師分享的那一段，剛剛有聽到志工會碎碎念的部分，我們可能會想說他們為什麼會這樣？這件事情我之前就有想過，我對自己有個期待，我覺得我們永遠不應該去衡量別人，就像老師所說的，你開始看到這個街友的這個面向，後來又看到另



一個面向，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兩個不同面向，但我們還是沒辦法二十四小時看到他生活面向，我們把它設定在那裡。可能一些比他弱勢的人，也沒辦法瞭解說我就是我比你更弱勢，為什麼你就這邊喊苦，我又沒有喊。萬一又比這個 level 更上面的人，因為沒有體會過這種東西，也沒辦法真的去同理或了解他們，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讓我們之間完全沒有碎碎念的行為，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期待，也是大家可以對自己有點期待，希望我們做一個永遠都不會衡量別人的人。

然後我想要問橋本老師一個問題，剛剛老師的 ppt 裡有提到在壽町，我忘記那用語，但大概就是「永遠不會拒絕任何一個人」。但後面一句話是「人是會拒絕別人的」，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老師會寫出：壽町永遠都不會拒絕任何一個人，因為我想到的是那裡，一定是人跟人之間有些互動，再更細節的裡面還是這樣子嗎？還是都沒有拒絕的這件事情發生嗎？因為我不太了解，希望老師可以分享你的觀察。

**觀眾：**我想請問盈姿生活上比較實際的問題，就是無家者在車陣中發傳單，我該不該拿那這傳單？如果我拿那張傳單他有收入他就是去做，很危險。我不拿傳單的話，他們就沒辦法獲得一個比較勞動型的工作，就是我要不要拿？這是實際比較簡單的問題。

**李盈姿：**我自己也是機車一族，也都是騎摩托車上班，我自己是照單全收，不管是誰。我這樣子講好了，他今天要不要做這份工作真的也不是你取決於拿不拿，因為會去做這份工作的人可能幾乎沒有選擇，這個工作的危險性是有的，在車陣裡面他們常常是警察取締、勸導。其實很多警察是很善良的，他們不會真的開單，大概就是會勸他，會一直警告他這是違反交通規則很危險，不要這樣做。的確有一群人不得不、賺取他微薄的所得，今天我自己是覺得趕快把他拿完讓他早點下班回家，減少掉危險的時間，所以我其實自己都是會拿的。我並不覺得大家都不拿的話他會過得更好，除了我們有更積極的做法讓他可以過得更好，不然不覺得不拿他就會更好這樣，很直觀的。

**橋本恭子：**謝謝你的問題。因為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所以我不太清楚有關街友的法律，但我聽說日本對街友，看待街友的法律，是最近決定的法律，好像那個法律勉強街友自立，怎麼說，日本政府面對街友的最重要的議題是讓街友自立，他們覺得自立很重要。不過，每個街友情況不一樣，有的街友如果我們幫助的話他們可以自立，不過有的街友沒辦法，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背景，所以他們怎麼樣努力也站不起來，因為每個街友情況不一樣，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們為什麼一直不能自立，為什麼不能站起來，他們也有各自的理由，所以一定要尊重那種一直站不起來的。所以壽町整個那個地方他們有包容性，面對什麼樣的街友都要接受，每個街友的能力也不一樣，能夠幫助別人的街友要做他們的工作，沒辦法自立的街友也有資格活下去的，不用排除這樣怎麼也站不起來的街友，一定要用包容心來接受他們。我的意思是這樣，絕對不用排斥的，日本的法律太勉強街友自立，這個不一定好。

**李盈姿：**目前台灣有在研擬無家者的專法，所以昨天台大的老師他們被衛福部委託要做這個意見搜集，我昨天去參加一個焦點團體，也剛好很巧地講到，老師講的是日本的〈路上生活者自立支援法〉。其實他們有兩種法，一種叫做「生活保護」，他就是只有經濟處於弱勢，不管是低收中低或是經濟邊緣，他們全部有一個生活保護法，他裡面會有很多的急難救助或各種協助，可以幫助大家可以至少在經濟上不要很困難。但是他們認為在路上，就是在街頭的這群露宿者，他們用路上生活者自立支援法，生活保護法是針對一些完全是要靠救濟的。但日本這個法對露宿者還是有些期待，他們在法裡面很明確地規定，路上生活者必須要能活用政府給的支援，他有自立的義務，但他忽略一些路上生活者是心有餘力不足的。比方一些身心障礙或是嚴重精神疾病，他再怎麼自立，甚至是政府提供再多的支援，他都沒辦法使他

翻轉貧窮，或他真的可以自立租屋。如果是疾病，或是他身體狀況的一些條件限制，他的確是不可能達到那樣的情況的，剛剛老師講的，我們的社會的確還是要對這些人，他看似就是沒有自立，不算是成功自立，符合大家期待的那一群，但他的確有他的狀態，也不該是被認為排除，所以還是要有一個機制或是一個空間，是可以去接納這群人的。

**觀眾：**想問一下我們這些非社工類組的人，怎麼樣面對街友，有沒有一些NG行為？

**李盈姿：**我先就我想到的，等一下大家可以補充，NG行為，我覺得就是不要心懷惡念。有些人對他們潑屎潑尿還有會攻擊，萬華很多在地民眾來說，像是那個BBS萬華版，在地民眾的確他們生活受到很多街友的干擾，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對環境會有危害，治安也可能會因為這群人不好。像是常常看到很多人說，我牽著小孩經過艋舺公園都會繞道而行，或是夜歸婦女也不敢穿過那個公園，那個公園我已經十年沒有走進去，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說法。

街友告訴我們也很害怕，他們在公園睡的時候他們也很害怕，有人走過去他會被驚醒，他也不知道今天來的這個人要幹嘛，他們的確有在街頭被惡意攻擊過的經驗，有時候不是毆打，是丟一個穢物在他身上，他也不能怎麼樣。甚至有些善意的但也是干擾，他們也是曾經睡到兩三點，就拿著被子或衣服跟他說很冷你要不要衣服或被子，半夜兩三點。他可能好不容易睡著了，其實在外面很難睡，除了聲音以外，來來往往的行人、蚊蟲還有警察臨檢。這邊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數字，萬華的仁濟院，然後他們有一個社工研究所，他自己做了一個主題是萬華街友的健康情況，那個結果出來很出乎人意料，大家會猜說到底街友最常罹患的疾病是什麼？很多人說啊三餐不定時，一定是腸胃問題，或是皮膚病、傳染病，結果都不是，是睡眠障礙，導致了憂鬱症或精神疾病。是完全很難能夠入睡的，像是我們很多個案是進到據點裡，可以睡到打呼睡到翻過去睡到夢遊，可是他在街頭的時候完全不可能有這樣的睡眠品質，通常是時間很短以外，連那個很短的時間還是一直常常被驚醒的狀態，他們很難真正有人眠的時候，所以其實是蠻辛苦的。

我覺得要怎麼要去，你剛剛說的NG行為，其實就是很基本，不要懷著惡意去面對他們，你就算表達善意也要挑對時間，就是可能不要太晚。我一開始自己當外展社工的時候，好像越晚去他們才會回到那麼睡覺，大概一兩點去他們才會真的打地鋪，後來我發現一兩點真的太晚，大概是十一二點是比較剛好的時候，因為他們有些事正準備要打地鋪要入睡可是還是清醒的，睡著以後要被挖起來真的蠻痛苦的，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選擇合適的時間，然後懷著善意去。即便要聊天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覺得很多學生來做訪談，有些媒體想要採訪一些議題性的東西，我都會盡量建議他們說你們可以帶個小東西，比方說他有在抽煙，你就帶包菸，或是帶瓶飲料或帶個麵包都好，因為人家回答你的問題或是接受你的訪談，他也不是有義務，他也是要花他的時間。甚至你跟他素昧平生，他還要把他的故事告訴你，憑什麼？所以你還是要買東西來交換，我自己是覺得這才是平衡的狀態，不要覺得他好像有義務你問什麼他就要回答，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觀眾：**剛才發現街友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少，我就想說可能大多數的工作，都有學歷要求或是什麼住宅地之類的，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企業能夠讓他們工作比較安心，然後願意提供更多的工作給他們？

**觀眾：**你好，我想要問一個問題，剛剛有人說85%都有用自己的力量在工作，那些街友有包括那種我們常在夜市裡面看到擺著一個碗趴在地板上那一種，就是機構會關心到那部分的人嗎？因為很常聽長輩說，那些人都假的、詐騙集團，不要把錢給他們，自己也會在內心掙



扎，到底怎麼該怎麼去分辨真偽，還是真的有這種事情嗎？我很好奇，還有那些在外面沒有親人的街友，他們如果不小心中世的時候怎麼辦？

**李盈姿：**剛剛提到工作的部分，我其實自己也在網路上看到，每次討論到街友問題，就是會有鄉民一定會說，在台灣只要肯工作一定不會餓死或是好手好腳都不怕沒工作。像我上次就直接都還忘記要匿名，就直接回他說，肯工作當然餓不死，但是你肯不肯給他工作，關鍵是你肯不肯給他工作？的確我服務過的個案，在兩個月內面試五十幾次，我都很佩服他怎麼都可以配合，如果是我我就想要去喝酒了。他知道我們對他有期待，他也知道就業局也很幫他，他還是真的都有去五十幾次這樣子。當然跟他的年紀，他有一點輕度的智能障礙，社交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就是在應對的時候比較慢，他也完全沒有得到工作機會過，可能會有一個叫他來上班，他對那個指令的接收就真的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他沒有辦法像是一般人可以舉一反三。比方雇主跟他說他去應徵一個停車場收費，你不要站在這邊，有車的時候就收單子，沒有車的時候你就巡一巡垃圾撿一撿，他這件事情每次都要被提醒，他其實就是記不住，或他的記憶認知能力沒辦法讓他維持工作良好的品質，就歷經幾個雇主都覺得好累。好我知道他很努力，但這樣對我來講真的效率太差，我也要有一個人力一直去盯他，他們後來也是沒辦法就是解僱，我覺得應該是說企業比較沒有機會啦，因為一般企業如果追求的是營利或是產能，他其實對於工作的品質就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要求。

我覺得是與其是期待企業，我們自己在做的是去開發或創造一些彈性工時或友善職場的工作環境，因為的確才能夠讓這些人能夠安身立命去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台北市社會局有一批，有一位社工專門在做社區派工，其實也是從獻忠那邊開始，他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一直去遊說萬華的里長。還有就是國小裡面的工友，像那本書第一個故事的王子，他就是在國小裡面做工友的角色也做了好幾年，他靠著這樣的收入一直維持穩定住屋已經有六年多了。像他們的健康狀態或是認知理解或是年紀，的確讓他沒有辦法被一般職場雇用，但他可以靠著彈工作的雇工，像他那種工友或是里長掃地的工作，就是四小時，一天五百塊，他一個月最少做22天，最多做25天，就是不能超過12500。他12500很省吃儉用，就有機率在萬華租到房子然後生活。我覺得像是這種工作機會的確是要特別創造出來或者是開發出來，我相信一般追求企業利潤的雇主不太可能讓這樣的員工，大家應該都知道有很多都是可以進用身心障礙人士，然後政府有補助嘛，可是真正進用企業的有多少？因為他還是關係到工作產能的問題，他寧可被政府罰錢，因為那個罰錢的損失都不如他要再去請一個身心障礙者，還要補足他的產能不足，他還要花更多人力成本，所以企業是會權衡。我們的經驗是與其希望企業去提供這樣的機會，不如是自己去創造或開發，可能還比較有機率。

另外有關於乞討的部分，我覺得很簡單啊，當然有職業乞討者，也有真的是街友他完全沒有辦法有其他謀生技能，他就是放一個碗然後……。我覺得這個對實務工作者來說不困難，就是你晚上看他睡哪裡，睡街頭的當然就是街友，他不是睡街頭，碗收就回家睡，那個其實就不是無家者。至於要不要給，這個我很難給出答案，因為我覺得像你要不要拿愛心筆，或是一個街賣者在賣玉蘭花你要不要買，像這種乞討者你要不要給他錢，我覺得就是看你給了，你心裡好不好過？你如果有質疑不給也不會怎麼樣，你想給但你不確定，那我也還蠻建議花些時間觀察他，比方說你就是找一天在旁邊觀察。或是如果常常經過會遇到的人，大概會抓到他的作息，可能哪天你很閒就跟著看他到底是去哪。我們以前外展就是這樣啊，因為以前人家通報，我不確定他是露宿者，還是他只是跟老婆吵架出來，我們就去公園看他待到多晚跟他耗時間？如果你給不給舒服的點你要確定，他是不是真的靠這個錢維生而不是一個職業，我覺得就是確定他的需求的真實性，這沒有別的方法就是只能花時間去耗。我覺得不管是給不給，這個動作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你覺得真的有幫到他就很舒服，那你就給，就算你被騙了，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就算他真的不是無家者，一個人要到這個地步用這種工

作維生，就要到出賣尊嚴，我覺得他應該也有相當困難的程度才會選擇做這樣的事情，即便是給錯，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